

一 管理方面：

(A) 實行放任，和指導主義。

(B) 提倡學生組織各種自治團體，養成他們的責任心

(C) 廢除命令的形式的，和拿『開除』『記過』威嚇式的『畢業』，『獎勵』利誘式的種種訓練；全拿自己的真心和學生的

真心相感應，使他們自己覺悟。

(D) 寧拙勿巧，寧遲勿速。

(E) 改良學校的內外的環境，引起學生對於事業，學問，研究和實行的興趣。

二 教授方面：

(A) 廢除私塾的十三家村頭巾先生的十背誦教授，注入式的

教授。

(B) 認定學校教育是教授青年求學做人的方法的，不是滿足他們終身的學問的慾望的。

(C) 教者應極力提倡學生問難，不得有拒絕或惡嫌學生質疑的態度。

(D) 用啟發式，自動式的教授，引起學生研究的興趣。

(E) 提倡學生懷疑批評的精神。

(F) 教員應注意學生對於自己的教授之興趣如何，以謀教授法之改良。

(G) 教員和學生應多謀接近的機會，不得把教室看做市場，
「交易而退。」

(H) 教員對於學生的學術，品行，應和管理員同負精神上，形式上的責任。

(I) 教員尤要保守他的行為和在教室所給學生的教訓的一致。

上頭是我個人對於學校教育的覺悟，經驗，或已經實行的事實。我的愚見與其『堂哉皇哉』，『擎龍捉虎』辦些製造遊民的，背書，記講義的學校，不如用極少的款項多辦些義務學校，補習學校，小資本的工廠，或類似北京，上海各處的『工讀互助團』的組織，到是普及教育的一種很救急的辦法。先生以爲何如？

其實這些說法，皆是很幼稚的小兒語，先生那有不曉得的。先生行的，知的，爲我所未夢見的，一定多着咧，該也可以讓我曉得一點罷……此

肅敬頌
道祉。

高語罕。九，三，一。

(四九) 紿沈信復先生的信

信復先生：

蒙你獎勵我，說我性行篤厚，不失爲君子；又勉我力學致知，服務社會，在現在澆薄社會中，還有像老先生這樣肝膽相照的人，實在是三生有幸！

先生我的家庭，我的身世，皆有很長的歷史，因爲有很長的歷史，所以造成功今日之我。我家在鄉中雖無令名，然累世忠厚，我的曾祖，祖父皆忠

厚，所以我們弟兄受了先代遺傳，尚不失忠厚的性習。不過家道清貧，鄉中的人又大都貪鄙奢靡，見了有錢的，便羨慕的了不得，見了窮的，便眼角也不睬他。所以我家也不能不受影響。

我五歲的時候，母親教我認字，也很聰明。他的教督非常之嚴，他到外祖家裏去，必要把字塊兒，和三字經，千字文，龍文鞭影，唐詩三百首等都要帶着。每天早上非讀幾頁子書，不能早餐。所以我沒有一兩年，便讀了好幾部書。我的母親爲什麼要這樣嚴厲地教我讀書呢？因爲我的外祖平生好客愛士，頗有俠氣，然頗以不得科名爲恨。我的父親讀書多年，連一名學也沒有進，所以我的母親也很不大滿意。因是對於我的讀書一事，非常注意。我的母親所受的教育，是一種極嚴厲的教育；又秉受外祖父剛直強毅的特性，對於我毫不假借，以致養成我的馴良的氣質。一直到了十一歲，我才

從外邊的先生讀書。這個先生是我父親的同學，又是老前輩。我十一歲以前，已經把詩經、書經、論語、易經、唐詩三百首一齊都念得爛熟。不料從了這位先生，反而糟了！他是一個近視眼，小學生們的行動，一點也看不見。鎮日價玩弄玉器，學生背書的時候，各人都攜有小本同樣的書在手中；背過臉去，翻開小書，偷眼看着背將下去。再不然，一個人背書的時候，大家同學一起去，齊都高聲喊叫，使他不能辨別背書人的錯誤，于是胡亂地喊幾句完事。所以沒有兩年，從前所讀的書，一句也記不得了。

十三歲的時候，先生告訴父親說要教我做文章了，父親回家告訴了母親，母親非常地喜歡。平常母親見我來家，總要惡狠狠地把書翻過來問我幾下，那一天大不相同了。問我可吃這樣；又問我可吃那樣。我自己也很高興；祖父聽見了，特地把我叫到跟前用手摩摩我的頭，親了幾個嘴。自此

以後，我便做起文章來了。不過我初時做的文章，還是八股，什麼『烏龜』題講，又什麼『蜂腰格』、『鶴膝格』的式樣；我檢直『三月不知肉味』地弄了一年，所讀的文章，無非是周犧山文稿，目耕齋集一些貨色。後來八股廢了，改了策論，這位先生便教我做經義，要問他怎樣替我改呢，這事也非常有趣！他有兩本經義稿子，名叫『四書五經義』，是王安石、曾國藩他們做的。他每逢出題的時候，必定先在『四書五經義』上找一篇套子，然後我們的文章送了去，便好一掃光地把那『木之有本，水之有源』的八面鋒的文章，來替代我那天真爛熳的孩子話！

後來我祖父的一位朋友，是南京人，精於漢學，又於宋學有深粹的研究。他很喜歡我，我便求父親請他到南京順便替我買了一部《左傳》，一部《綱鑑易知錄》，拿來請先生講。這位先生說：『你現在只要把文章做好就得了，

何必讀這樣的書？」我當時大爲掃興，於是把書拿回來自己看，自己圈點看了一兩遍，還不大了然。到了四五遍之後，《左傳》我覺得很有趣味了。因爲《左傳》的辭令美好，我讀的時候，也只拿文學的眼光讀的，而這兩部書上弄得紅黑圈點，參差改竄，簡直可以說『身無完膚』。

到了十七歲，祖父的那位朋友在我們府城裏當了中學校的漢文總教習，他就寫信來叫我去投考。我聽見這話，便非常高興。父親不願意，母親則極力主張。那曉得我去考的時候，三百字一篇的文章，連『之乎者也』也弄不清楚。仗着這位漢文總教習的力量，勉強地取了一名備取，我便在這位老先生家中住下。他天天講通鑑，講說文，講宋明學者的語錄給我聽；又教我每天做日記送給他改。我的日記只要送去，隨到隨改，甚至吃飯的時候，他老先生也是一面改，一面講，講好了纔吃飯。不到一年，我居然

『之乎者也』也弄通了，從前每禮拜做課發了榜，我的名字總是『坐紅椅子』；後來居然常在前三名裏了。科舉的末一次，我十八歲，先生教我請假回去應考，遂於考期前一月便回了家。到家之後，母親告訴我說：『你爸爸預備乘你在家給你娶親。』我當時聽見了這句話，把臉一紅，心裏老大不願意。自己想道：『功名要緊！』遂在母親面前說明理由，母親也很以為然，遂把這事中止了。到州裏去的時候，家中經濟很艱難，父親給我三塊錢盤川，說：『你到州裏，還可分幾塊錢的考費，目前可以支持了；若是僥倖，我無論如何總要送錢去的。』我也只得去了。同陣的人都是二十歲以上至五十歲以下的老童，都是我的前輩。其中有一個就是我從前的那位近視眼的先生，考了第一場，發了案，我那同考的一些老前輩，都『名落孫山』，就是我一個高掛了一連又考了兩場，接着學差發落，我都莫名其妙，只見

那些不取的先生們一個個垂頭喪氣，沒精打采地各自回家。我進了學之後，又到家裏過了幾天，我的母親告訴我家裏的人怎樣喜歡，親戚朋友怎樣羨慕，於是就要把我娶親。我還是不肯，一直挨到第二年正月，我這一生的悲劇於是開始了！

我的夫人姓韋，他的祖父和父親，和我的祖父，父親是『莫逆之交』。我小時，讀書很聰明，他父親便非常喜歡我。屢次和我父親說要把他的第二個女兒給我做老婆，我父親便把他的『八字』拿去請了一位精通『星命』的先生同我的『八字』合在一塊算了一算，可巧不合。這位韋老先生大氣之下，聲言我父母沒有誠意同他開親，大怪而特怪。過了一個月，他又請了一個人來做媒，要把他大女兒給我做老婆——就是我的現在的夫人——我的父親還要去合『八字』。我的祖父說：『算了罷，這一次應允他

罷；不然，就要失了兩家幾代的和氣！」於是就糊裏糊塗地結了這個親！
結親沒有兩年，我的夫人的父母相繼而亡，他於是就失了教訓，家中
把他慣得『天上王大，地下王二』似的；到了我家以後，仍然是那樣脾氣。
我家是講規矩的，我的脾氣又不好，所以時常吵嘴；不過那時是我獸性最
發達的時期，我兩個還可勉強相處，所以一連生了五個小孩。而我的身體
也從此大受損傷：吐血，遺精，盜汗，各樣症候，一齊發現，幾乎死了。我的終身
的事業，學術，也都於這時完全犧牲掉了！一直到了廿四五歲的時候，還是
不能安心求學；不過心中一線靈光，尙未十分汨沒。有時聽人家講學，我便
知了就行。於是稍稍知道一點讀書的門徑，才曉得研究哲學，文學又讀了
幾部佛經，胸中覺得開朗多了。不過家中境遇不好，我於是又不得不進法
政學校，希圖混小差事。進了沒有一個月，武昌起義，我於是又夾在革命黨

裏混了幾個月。軍人生活，政黨生活，官僚生活，皆小小地嘗試了一下。後來我又乘機請了一筆官費到日本去留學。此時的目的，一方面要研究政治，預備回國後在政治舞台上算一腳；一方面相信政治是救國的唯一的方法。那曉得沒有兩年，我的官費被政府取消了，於是就回到上海，辦了一個小學，專門教育亡命海上的黨人子弟。到了民國六年，學校因經費缺乏，關了門，遂到一個中學校裏去教書。這時候，我的思想完全是相信軍國主義；所以我訓練學生，都用兵法部勒。自從歐戰將了的時候，西洋的民治主義的潮流衝到中國來了，我的思想大變。於是我的人生觀起了一個大革命，對於學生訓練，也漸取放任主義，使合於『德謨克拉西』的精神。而我的家庭痛苦，因此也就更深幾層了！

我的家庭，父母，兄弟，姊妹，相處都很和氣，獨獨我這位夫人，他是不可

以理喻的，十天一大鬧，五天一小鬧，鬧得全家不安，還有許多說不出的苦楚！然而他是一個一無所能的婦女，照着人道主義，又不忍同他離婚，只好把我一生的人生的幸福陪着他犧牲了！

以上所說的，是我以前學術思想的變遷和家庭生活的略史。至於我的道德，因為我的『人生觀』的革命，也有大大的變遷。從前我因為要做官，要維持家庭的生活，所以不得不天天去『拜門』，『請託』，『奔走於權貴之門』。現在我因為見得我是社會一個人，不應當專做家庭的牛馬，因為父母，妻子，犧牲了我的人格；我便死心塌地在社會服務，創造我的後半生的新生活。但我每一回想起以前種種，不由得愧悔無地。我的人格已經墮落不堪了！那還能說得上『性行篤厚，不失爲君子』？那還能說得上『力學致知，服務社會』？我沒有盧梭，托爾斯泰那樣的勇力和天才，大膽地把

一生的罪惡合盤托出，然卽此所言，也可得其大概。先生有以教我否？肅此，

敬頌

起居萬福。

後學李繼高。九，七，八。

(五十) 復李繼高先生的信

繼高吾兄：

你真是個誠實不欺的君子！不然，何以能把從前的行為、道德、思想的變遷，赤裸裸地說將出來！

你所經過的事實，並不是你個人特有的，是社會一般人，十有八九，都曾經歷過的。因為社會性太壞，幾乎無人可以倖免。一個人的性行、學問、事業的因緣，非常複雜：有幾分是受祖先遺傳的影響；有幾分是受父母生理，

心理上的影響；有幾分是受家庭的影響；有幾分是受師友學說的影響——教育的影響——有幾分是受社會的影響。所以他的學問，性行，事功，一方面是他個人人格的表現，一方面就是社會精神的表現。善，如是；惡，亦如是。

我們現在要把社會性的病根尋着，給他一個正本清源的救治方法，十年而後，社會精神，當可改觀。以我看來，中國政治，社會的腐敗，受家族制度底影響極大；而家族制度之所以為萬惡之源，就是：

- (A) 以家庭為組織國家社會的個員，縮減國家社會的勢力。
- (B) 增長個人為子孫積財的心思。
- (C) 增長個人自私自利的心思。
- (D) 埋沒青年男女的天才。
- (E) 剝奪青年男女社交的權利。

(F) 侵佔青年男女婚姻的自由。

(G) 侵占婦女經濟獨立的權利。

(H) 大家庭的痛苦，百倍於小家庭。

(I) 子孫之念切，早婚者多，戕折青年男女的生機。

(J) 增長青年男女的惰性——依賴性。

家族制度既有以上種種弊害，萬不能再事姑息。我們必須鼓勇前進，將他改造。第一步就要實行男女平等教育；然而要想男女受着平等教育，必須先實行「男女同學。」

「男女同學」這個問題，現在提倡的也很多，但多半都是「風頭」主義，未見得真正見到「男女同學」的必要。而且在這個時候，必須自己立身行己，能以一絲不苟，才配說男女同學；進一步，才配說「社交公開。」

『男女同學』實行以後，教育當然可以普及；社交公開，婚姻當然漸漸可以自由。然後實行小家庭的組織，經濟的獨立，則如吾兄所歷的痛苦，或可日見減少。

南京高等師範暑假學校已經實行男女同學；不過聽說有一部分年輕教員態度輕佻，言語荒唐，羣起責難。凡事當開始之時，不能沒有弊害，此其一端！

我們的家庭生活，都是乾燥的；苦痛的；然而『木已成舟』，只得慢慢地設法改造。我個人的志趣，是移家庭之愛去愛社會；把替家庭作牛馬的力量，去替社會做苦力，或者將來可以把家庭的一小部分的快樂，擴而充之，造成社會全體的快樂。這不是你所說的『新生活』麼？勿復並祝你的福。

弟信復。九，七，廿二。

(五二) 紿韓曉峯先生的信

曉峯先生：

南京高等師範此次開辦的暑期學校，沒有三個禮拜，便鬧了多少笑話！我的朋友魯賓蓀君已經說了一個大概，現在越發出醜了！

國語講習科的教員，大半是流氓；他們上堂的時候，醜態百出尤可惡者：有一個教習講國語，講到「鞋」字，忽然在黑板上畫了一個「靴」子的樣子，說道：「鞋子」沒有「靿子」，「靴子」有「靿子」。咱們北京人凡遇到你做那樁事（男女私通嫖）我也去做那樁事，就叫做「割靴」。

「韃子」——說的時候，特地裏把眼光四射男女學員，似乎很高興的樣子。

那天晚上，國語講習科，注音字母科開同樂會，不曉得怎樣找了幾位唱攤簧的，唱了一些「你媽媽嫁和尚」——「你爸爸害楊梅瘡」的小調。後來講演「割靴韃子」的那個混帳東西，也上來扭捏了一會，聽衆大嘩，羣起而攻之，秩序大亂。那個混帳東西，纔連滾帶扒地跑了！

更可笑的，梅光迪以美國文學碩士的招牌來講「近代歐美文學趨勢」——「文學概論！」頭一天上堂，我便和他辯論起來。

他說：

- (1) 文學不是進化的，是起伏的；西洋學者拿社會學，人類學來證明文學是進化的，都是不通文學。
- (2) 文學不是進化的，可以用宗教來證明；因為宗教不是進化

的。

(3) 文學是『古學主義』的作品好；所謂白話文，簡直沒有道理！現在學白話文的，都是流行病，都是騙人，都是取巧。

(4) 文學就是『善惡』兩個字。他的意思，就是把社會的善惡，實地寫將出來，不加批評，讓讀者自己判斷；然而他的本身，也就是要彰善懲惡。

(5) 中國現在所謂西洋文學，皆是從日本販來的，不免間接之弊——參觀民心月刊第七期梅光迪底自覺與盲從。

(6) 古學主義的文學是超一切的，是最好的作品。如 Homer,

Dante, Shakespeare 的著作，都是 Classics。古今來誰能及得他們！

(7) 文學的傑作，是文學家人格的代表，凡他的學問，性行，皆可

於他的作品中求之。

(8) 文學要古雅，就是文學要文雅，必要用古字，古典。

我當時質問他道：

(1) 文學歷史的變遷，是由簡而之繁，由渾而之畫，由一而之萬，由貴族的，而進爲平民的，由孤獨的，而進爲普偏的，由山林的，而進爲入世的，由一族，一部落，一國家的，而將進爲世界的，非進化而何？不過他的過程，不是直線的，是曲線的罷了！當時他又說：譬如如車子，從前人力車，現在代之以火車，從前滿清政府，現在代之以民國政府。叫做進化。就是全體推翻，從新更代，才得謂之「進化」。文學當變遷的時候，不是全體推翻，從新更代的，所以不得謂之進化。」我說：「車子的改良，是進化 Evolution 國體

的改革是革命 Revolution，不能混爲一談罷而且車子改良，雖有人力車，火車種種相異之點，然若溯其變遷痕跡，便可證明火車便是由極簡單的人力車進化而來的。

(2) 耶穌教自馬丁路德改良以後，精神面目，大非昔比，從前無意思的神權思想，已改進不少，誰說他不是進化的？

(3) 反對白話文，我們毫無間言，不過要把白話的壞處指將出來；主張古文，文言文，我們也毫無間言，不過也要把古文，文言文的好處指將出來，不能糊裏糊塗地說：『毫無道理，』『不通西洋文學，』『都是流行病。』先生說：『做白話文的人是流行病；那麼，先生現在主張文言文，古文，不是『遺傳病』麼？

(4) 文學果真可以拿『善，惡』兩字包涵得了麼？也有超善惡

的藝術的文學麼？

(5) 日本事事仿倣西洋，誠不免有一「東施效顰」之弊。不過先生說：「我們中國人現在販自日本的西洋文學是錯的，因為日本的西洋文學完全是不對的；平心而論，中國人現在所謂西洋文學，不盡都是販自日本的。就是說日本的西洋文學是錯的，也必須於日本化的西洋文學有甚深，甚久的研究，能以指出他的根本謬誤的地方，然後才有討論的價值。學者的態度，不應這樣武斷！」

(6) Homer, Shakespeare, Dante 是否在西洋文學史上獨步千古？這是一個問題。我們現在批評文學，應當拿什麼一種眼光？若拿古學主義的眼光來批評，那麼，Homer 的史詩，Shakespe-

care 的戲劇 Dante 的抒情詩，固然可以獨步千古；以現代平民文學，勞工藝術家的眼光來批評他們，他們的作品對於現代普遍人類的享樂的貢獻，恐怕抵不上 Ibsen, B. Shaw, Tolstoy 和 Dostoevsky 諸人的作品罷。

(7) 「文學家的作品，可以代表文學家的人格。」這話到有點理由。不過當時有個學員質問道：「這話也不盡然；譬如王安石爲人很壞，他的著作却很好。」先生便連聲答道：「是的是的，也不能一定。」這個回答，有兩種謬誤：(1) 認王安石是個壞人；(2) 自破其前例。

(8) 文學是個什麼東西？我們爲什麼要研究文學？把這兩個問題解決之後，才可以解決「文學是否應當古雅」的問題。而且

『古』是一件事，『雅』又是一件事。『古』的是否就是『雅』的，『雅』的是否非『古』的不可？這又是一個問題。

『古』呀，究以什麼作標準？

質問他的時候，他便亂七八糟，東扯一句，西扯一句，亂說，一點條理沒有，張口合口，總是人家不通西洋文學史，不配談文學，是冒牌；推測他的意思，便是我通西洋文學史，我配談文學，我的『貨真價實』，我是『老店批發』！這樣年輕狂妄，簡直毫無學者的態度！我們初來的時候，希望很大，以為此次南高集合全國學者，一定可以對於中國文化上有很大的貢獻，照此看來，實在傷心！我聽了他講演兩天，在他以為是神奇，在我看來，沒有什麼驚人的名論，而且他對於中國文學簡直沒有研究，還在那裏瞎吹，真是討厭，所以我怕耽誤我寶貴的時間，於是我不聽了，抽出兩小時，看看書，

到很有益。此致，敬頌

百福。

弟莫啓文。九，七，十八。

(五二) 紿伍慰人先生的信

慰人吾兄：

此次皖軍——安福軍——罪惡貫盈，借直軍之力以誅伐之，暴戾恣睢的軍閥，又剷除一部分，未始非國民之福；但曹錕、張作霖，能否誠心擁護共和？能否曉得段祺瑞的前車可鑑，不致蹈其覆轍，不致變本加厲？稍明我國近十年政局者，類能言之前途禍福，不卜可知！

南京學生聯合會因此次安福軍敗，所謂救國軍者——卽直軍——得了勝，他們便十分歡喜，昨今兩日招集南京各校留校學生開聯席會議，議決募集多金犒勞救國軍，借此表示人民感激歡欣的意思。在我看來，他們未免神經過敏！

國家政治要想達到清明，必須一般人民——農、工商——皆有政治的普通知識，和對於暴政惡吏，反抗驅除的決心和能力。此次安福軍和直隸軍交戰，雖不敢說沒有幾分真正反抗暴力的性質，但大多數的人，恐怕不能比安福派好多少。有人說，俗話說得好：『要得滅賊殺賊！』也不盡都是冤枉他們。此時便喜形於色，表示滿足，中國人民善忘的病，實在太厲害！

況且學生舉動，最足引起一般國民的注意，我們的責任，只宜用力對國民解釋此次戰爭的前因後果，說明戰爭中兩方中心人物的歷史，品格，

及政治的基本觀念，勉勵國民不可因此自喜，以減殺他們的依賴性，靠人爲活的惰性。即或不然，也當暫時抱持冷靜的，旁觀的態度，使當局反省我們人民對於他們的作爲暫不加以可否，以觀後効，或者他們也有點戒懼。今天人家打勝仗了，我們丟掉書本兒，亂轟轟地跟着瞎混，實在沒有道理！要問問自己：「他們果真是爲我們打仗麼？還是他們因權利之爭，自相火併呢？」行動不慎，不但不能收國民和軍閥融洽之益，反惹他們軍人暗地笑我們可憐！我們要下一個決心：

此後國家有事，國民要有自決的能力，自決的權力；若不能自決，寧處於冷靜旁觀的地方，決不乞憐於軍閥。因爲他們，直言之，段祺瑞與曹錕都是一邱之貉，一五猶之一十，我們不能分別他們的好壞，——也不必分別他們的好壞。

老哥以爲何如祝

你的福。

弟李善齊。九，七，廿七。

(五三) 復李善齊先生的信

親愛的善齊先生：

……國民……若不能自決，寧處於冷靜旁觀的地方，決不乞憐於軍閥。因爲他們，直言之段祺瑞與曹銀都是一邱之貉，二五猶一十也。』

你這種識解，我真佩服極了。我們中國一般人民頭腦不清楚，還可勉強說得過去；若自命爲通達之士，也隨着政治的黑暗勢力亂轉，實在可歎！

我們研究社會學的人，第一，要頭腦冷靜；第二，要從根本上着想。一般人都墮入黑暗的勢力之中，迷離惝恍，見那個武人兵多，便依那個做長城。一旦所依靠的『棟折榱崩』，他又好像小孩子喪了母親似的，徘徊歧路，見人叫苦；那有工夫去分別善惡，賢愚？

你看，現在安福部的黨員，紛紛登報聲明，有的說，『我不是安福黨員；有的說，『我從前雖是黨員，却是久已脫離了。』足見這一班人平時只知道炎附勢，『助桀爲虐，』不配說什麼政黨的黨員。若果是真正的政黨，真正的和異黨政見不同，因而起了衝突，只當把本黨的政見，宣布全國，訴之國民，求最後的裁判。竟然『窮兵黷武，』禍國殃民，終久天怒人怨，羣起而攻，數年來竭全國國民的膏血所經營的勢力，沒有一個星期，便『冰銷瓦解』到了此時，所謂安福黨員，只應暫時脫離政權，去自己想一想：我們抱

的政見對不對？若果不對，便當自怨自艾，閉門思過；不應當效『駑馬戀棧』，還在那兒『搖尾乞憐』！『苟延殘喘』！就是反躬自問，本黨所持的政見不錯，個人對於國家社會，又可以不愧不怍，也只好潔身遠去，天下後世，自有公是公非，則『安福』一個名詞，將永爲國民所謳歌咏歎，更不必亟亟聲辨！

總而言之：這些貨色，本是無意識的動物，無廉恥的朝秦暮楚的楊花水性。他們平常只知見了有勢力的人便恭維，便目挑心抬，便弄姿做態；有勢力的人，受了他的蠱惑，以爲眞是傾心相與，便相信他們是忠於所事。那曉得『一朝勢落成春夢』！『又抱琵琶向別人』！所以我平常對朋友說：段祺瑞可殺，徐樹錚更可殺，而一般安福派的黨員王揖唐，王郅隆等尤可殺；因爲若是沒有他們顛倒是非，淆混黑白，沒有他們簸弄鼓動，因風縱火，

這些武人，就是作怪，也不致翻江倒海，興風作浪，也不致今日借款，明日密約，把國家弄得『三魂渺渺，七魄悠悠！』

豈但安福黨員如是，就是我們省裏的公益維持會也是這樣。這個會的名稱雖和安福部不同，却是安福部的嫡系，安福部的真正血胤。他的黨員，幾幾乎布滿了安徽全省軍政、商學各界。他們平時氣燄了得，帶兵的做官的，固然是他們；就是我們在教育界的人，想當一個校長，也得挂一個公益維持會的招牌！現在他們也在那裏亂碰頭了，上海、湖北、北京、南京各處，都有他們的蹤跡，見人便表白他不是公益維持會的人，或是說，我現在已經和他斷絕關係了！——這真是一賊心胆虛，太沒骨頭！

呀！院中樹葉亂紛紛地向下只落，秋風起了！願你珍重，並祝你的福。

弟伍慰人。九，八，五日。

(五四) 紿素先生的信

raud

新生活上載的程演生兄給趙春木，徐皋浦兩個人的一封信，爲省城女子蠶桑學校被安武軍圍姦的事，責備他們說：「竟助暴官同守緘默，忝顏忍受，毫無表示。試清夜一拊其心，能無慚顏欲死耶？」演生先生久離安慶，於安慶社會的內幕，簡直莫名其妙。在我看來，演生先生實在是失言了。安慶省城一般人——紳商學——對於女子蠶桑的慘劇，不問不聞。一方面極力彌縫；一方面聽其自然。實在是他們的本色，絕不是一樁例外的事，

又何必大驚小怪！

古人說得好：『人必有所不爲，而後可以有爲。』安慶城裏一般東西——紳商學——他們早已被兵大爺強姦了；其初強姦，其後便是兩相情願，現在已有七八年了。他們自己都已做了人家的『松鼠兒』，還能够說人家的長短嗎？就是強着臉兒說兩句，恐怕人家又要罵他『又吃魚，又嫌腥；又養漢，又撇清』倒不如不開口的好！

至於演生先生以『皖中世族代有聞人，以其門第，以其資望……不思引去，甘心媚倪任犬豕省議會之議長，充盜賊維持會之黨員。』似乎替趙春木可惜，這便是演生先生腦筋裏還橫着一些貴族思想——奴隸思想。從前所謂『世族』不外乎將相翰林，狀元這些貨色，那樣不是楊花水性的毒菌？那個不是以皇帝的臣妾自居？那樣不是皇帝的御用品？

是拉馬扯皮條的西門慶的乾媽王婆到了這個時代，『我們已經站在改造的街頭了！』還拿我們可貴的精神，和這般『堯舜其口，盜跖其心；黃金父母，飯碗神明』的東西，說些贅話，實在不值得人必不願賣淫，而後可與之言貞操；若和北京八大胡同，上海三馬路，四馬路的什麼班，什麼坊說些男女間的道德，豈不是笑話！

總而言之：安慶女子蠶桑學校學生被姦的事，我只看做安慶社會當然的結果；一般教育界的人，視若無睹，反想一手掩盡天下目，也只看做安慶數年來教育黑暗，政治黑暗的結果。演生先生還責備他們，不能不說他是失言！

弟釣叟。九，一，一日。